



同志 難以通過的家庭學分

2015-12-13 記者 胡浣莊 文



大部分的女孩都曾幻想自己是美麗的公主，一身裙擺飄飄身形款款，一顰一笑都能輕易擾亂旁人心中的漣漪，最後嫁給完美的王子，一生不必為五斗米折腰。

我想，我的母親也是把我當公主養育的，但我卻從不曾守好公主的本分，甚至愛上其他公主。

優雅的母親 裙子的束縛

母親是學校裡優雅出了名的老師，她也總是以公主的標準來審核我的言行舉止：說話必須輕聲細語、保有矜持，從有記憶以來我便以裙裝示人。華麗的衣服讓我成為同學目光的焦點，不自在的煩躁卻不停啃噬著我。旁人夢寐以求的衣裳在我眼裡是如此礙眼，每周兩日的體育課成了我朝夕盼望的解脫。叛逆的個性也讓我在母親看不到的角落為所欲為，無論是撩起裙擺野蠻的打球，還是腳踏馬靴仍執意在操場狂奔，甚至爬竹竿、吊單槓也從不落人後。

有個早上，我終於受夠裙子的束縛，掉包了母親安排的洋裝並換上褲子，心滿意足地下樓吃早餐。然而母親那一刻的憤怒，令我一生難忘，她板著臉摔下所有餐盤，甩上車門絕塵而去，扔下惶恐的我在後頭拉著書包拚命追趕。後來是誰載我去學校的已記不清了，但即使再愚蠢，我也明白，只有優雅乖巧的公主才是母親的寶，從此裙子成了我的枷鎖，身心皆然。

難以啟齒 我喜歡女孩

青少年時期是自我統合的關鍵，此時自我認同和自信的形塑往往影響未來人格發展。而同志的成長過程，或多或少都伴隨著秘密與孤獨。國二那年，無論對朋友還是家人都毫無保留的我，突然有了難以啟齒的心事，當身旁好友們三句不離心儀對象的點滴時，我只能艱難地望向另一抹身影。

在南部男女合校的傳統氛圍裡，對於心中異樣的情慾投射，滿溢的恐慌幾乎讓我滅頂。只能竭盡所能地壓抑、忽視，甚至逼自己和男孩交往，只為欺騙自己也矇騙他人，假裝一切只是多想。萌芽的情感卻如星星之火般，任憑撲打仍舊燎原。經歷過無數啾泣入眠的夜晚，我終究得承認自己朝思暮想的，是另一個公主。

台灣的性別教育從來就不完善，無論是父母還是老師，對於同志的眼光都是輕蔑不解，母親曾提及她大學室友也是同志，但她甚至連觸碰該名室友的物品都忍不住覺得噁心。同儕的認同也曖昧不明，即使是相識數年的知心好友，卻因為害怕受到歧視，同樣被我距於千里之外。年輕的我只能效仿驢耳朵國王的理髮師，在筆記本挖一個洞，將滿腔的情感、不解和酸澀統統傾倒。

剪髮穿束胸 如魚得水

高中是我的天堂，也是我的救贖，女校的自由校風卸下了長久以來的重擔。無論是性別環境純粹，還是認知開放，同儕們對同志習以為常的眼光，讓十六、七歲的我終於體會愛情的美好，也重拾坦然交友的快樂，甚至回過頭去向國中好友出櫃。

在升高三那年的暑假，我剪掉一頭長髮，穿起束胸。長久以來我扮演著母親的公主，甚至當我承認自己喜歡女孩時，仍舊佯裝與旁人無異。長髮和身材雖然掩飾了外在的刺探，但內心對於身體的尷尬卻如蟻附羶，終於在朋友的建議下，我在狹小的更衣室中第一次套上束胸。還記得踏進商店時，觸碰禁忌的緊張，讓心跳如雷般鼓動。當在更衣室望向鏡中身影時，雖然不知所措，我卻被有生以來從未體驗的自在給攫住。原來我不是不懂得在意外表，也不是時候未到，只是方向從來就是錯誤的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搖滾鮮師飆熱血 吶喊正義
- 社會弱勢 流浪的街友
- 脫離不了動物的家庭

總編輯的話 / 許馨仁



本期為喀報第兩百三十期，共有二十三篇稿件，類目多元。側欄廣告為2016總統大選須知，分享投票時不可不知的小知識。

本期頭頭王 / 許人文



牙齒整齊，動作很慢，我是許人文

本期疾速王 / 羅宛君



逃不過3.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可以流的不是淚而是油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同志 難以通過的家庭學分
胡浣莊 / 心情故事



凌式音樂 王者之聲
林儒均 / 人物



社會弱勢 流浪的街友
姚煒哲 / 照片故事



神祇古怪 眾神齊聚之地
林筱晴 / 照片故事



流離暗夜的鶯
蔡家寧 / 照片故事



第一次購買束胸。(照片來源/胡浣莊攝)

家庭革命 被憎惡的孩子

然而，外表的改變連帶先掀起家庭革命，美麗的時光戛然而止。在升學壓力令我喘不過氣的高三，父母的試探窮追不捨，終於，革命在指考結束隔天爆發。

看著躺在桌上數年來的日記，父親的疾言厲色和母親的聲淚俱下，被偷窺的憤怒還沒來得及爆發，便窒息於排山倒海的恐慌，「你馬上和她結束這種不正常的關係！」、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」、「我們要不要帶你去看醫生？」、「為甚麼要騙我們？」、「是不是要我死給你看！」

雖然淚眼模糊，但那一刻我心下透徹明亮，我終於認清自己仍然是那個不正常的孩子，癡心妄想著能被接納，而就連我最愛的父母，都如此憎恨屬於我的一部分。

升大學前的三個月，我像精神病患般被養在家，行屍走肉地過著隔絕外界的生活。倘若真有那麼一個時期，我試圖「矯正」自己的性向，那大概就是這段時光，任憑頭髮恣意蔓延，再次套上裙子的枷鎖。但和父母間的裂痕卻難以彌補，母親的以死相逼總在午夜夢迴糾纏著，讓每一次的驚醒都充滿絕望。不被父母認可的孩子，怎麼有活下去的勇氣？

日復一日的拉鋸猜測，總會讓家庭支離破碎。於是在填志願的前夕，我又再次調換了父母安排的未來，捨棄留在台南的成大，選擇陌生的新竹。

離家緩衝 修復親子關係

遙遠的距離，成為我和家裡的緩衝，大一整年回家的次數寥寥無幾，為的是希望父母越積越厚的思念，能夠沖淡對我外表的厭惡。有一次，父親來竹科開會，想與許久未見的我吃飯。滿腔的思念讓答應差點衝出喉頭，但瞥見鏡中細碎的短髮，我只得強顏歡笑地扯出臨時的課程來推託，掛上電話卻淚如雨下。在每週末陰暗的寢室裡，想家的情緒瀕臨潰堤，母親總以為我如魚得水地享受著自由，事實上，我卻顧慮著無法再乘載任何摩擦的親子關係。

但我從不後悔為此離家，電話與簡訊產生的疏離，沉澱了迷亂的情緒，也修補了裂痕。距離出櫃已過了兩年半，這中間我們鮮少發生爭執，極度恐同的母親雖然仍常希望我能「恢復原狀」，但一次次的掏心掏肺，終於讓她逐漸明白我仍舊是她的女兒，也不再以公主的枷鎖來束縛我，甚至相偕逛街時會主動替我買中性的服裝。

出櫃 九十九分的女兒

因身為同志而遇上困難時，我一直都踽踽獨行。在為性向迷茫無人可求助，和幾次痛徹心扉的失戀時，以及無數個該由家人扮演避風港的時刻，我的父母都不在身旁，但卻在我獨自顛簸度過時，全盤否定一切。父親曾說我幾乎是滿分的女兒，無論是身為子女還是長姊，我都無可挑剔，只是單單性向這點他無法接受，我也曾經怨懟甚至為此哭泣、詰問。但過了許久，我終於能夠體諒他們，在出櫃的那一刻，我同時也把父母關進櫃子裡了。他們並不是因為那點不足而拋棄我，只是連我都歷經波折才終於接納自己，何況是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他們？

麥克阿瑟曾言：「給我一百萬我也不願意再當一次兵，給我一百萬我也不願出賣我曾當兵的回憶。」被父母強迫出櫃的記憶是我不願重溫、卻也不容割捨的，無論是和家人的關係，還是個性上的蛻變，那都是無法抹滅的轉捩點。我雖無法成為風情萬種的公主，但誰說公主一定要穿裙子

呢？



非典型就業 勞工「薪」酸

非典型就業成為時代趨勢，勞工的權益與保障成為關注的議題。

凌式音樂 王者之聲



擔任睡帽樂團的主唱，白凌憑藉著無所畏懼的信心，唱出自己的王者之聲。

1則留言

排序依據 **熱門** ▼



新增回應……



羅宛君 · 在傳科系系學會的總務

快哭了

讚 · 回覆 · 10小時

 Facebook Comments Plugin

▲TOP

[關於喀報](#) [聯絡我們](#)
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